

前漢

卷二十六

T 245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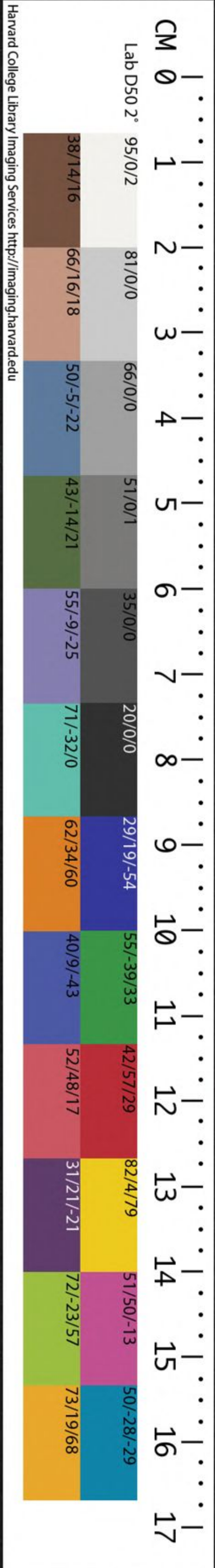
42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255.17

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揚雄傳第五十七

師古曰自長

以後分爲下

漢書八十七上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曰支庶初食

采於晉之楊師古曰采官也以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師古曰別謂楊

在河汾之間應劭曰左傳霍楊韓魏皆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

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偏楊侯晉灼曰漢

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楊爲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楊侯有楊侯則非六卿所偏也師古

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謀蓋爲疎謬范中行不與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偏楊侯乎偏古

也通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師古曰巫山今楚漢之興也楊氏遡江上

處巴江州李奇曰江州縣名也巴郡所治也而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

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嶧山之陽曰郛師古曰嶧山江水所出也山南有田一

壠有宅一區晉灼曰周禮土地世世曰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

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師古曰蜀諸姓揚者皆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



詰通而已

師古曰詰謂指義也

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

張晏曰佚音鐵蕩音口

吃不能劇談

鄭氏曰劇甚也晉灼曰或作遽遽疾也口吃不能疾言師古曰劇亦疾也無煩作遽也

默而好深湛之思

師古

曰湛讀曰沈

清靜亡為少者欲

師古曰者讀曰嗜

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

師古

曰汲汲欲速之義如井汲之為也

不修廉隅曰微名當世

師古曰微名當世字或作激激發也音工歷反

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

過十金之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師古曰儋石解在制通傳

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

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

師古曰顧反也

先是時蜀有司馬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曰為式

師古曰擬謂比象也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

嘗不流涕也曰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

應劭曰易曰龍蛇之蟄以存神也師

古曰大行安步徐行

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投水而死

廼作書往往撫離騷

文而反之

師古曰撫拾取也音之亦反

自嶧山投諸江流曰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

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

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其下類此重音直用反

又旁情誦曰下

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師古曰惜誦懷沙皆屈原所作九章中之名也

畔牢

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其辭曰有周氏之蟬媽兮或鼻祖

於汾隅

應劭曰蟬媽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劉德曰鼻始也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楊故云始祖於汾隅也媽音於連反

靈宗初謀伯僑

兮流于末之楊侯

應劭曰謀謂也言從伯僑以來可得而敘也

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虜皇

波

應劭曰淑善也言去汾隅從巫山得周楚之美烈也超速也晉灼曰離歷也皇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瀆之水故云大波也虜古乎字其下並同

因

江潭而往記兮欽弔楚之湘纍

蘇林曰潭水邊也鄧展曰往往也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

而離紛

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使純善貞潔之人遭此難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辟讀曰關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

兮暗纍曰其續紛

應劭曰漣忍穢濁也師古曰續紛交雜也漣音叶典反忍音匹人反

漢十世之陽朔兮招

搖紀于周正

晉灼曰十世數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成帝八年遷稱陽朔應劭曰招搖斗杓星也主天時周正十一月也蘇林曰言已以此時弔屈原也

正皇

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

應劭曰平正司法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過於地也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也

晉灼曰此雄取離騷辭反之應說是也師古曰應晉二說皆非也自漢十世以下四

圖纍承

句不道屈原也此乃雄自論已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自圖纍以下方論屈原云也

圖纍承



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師古曰圖按其本系之圖書也帶鉤矩而佩衡兮

履機槍曰為綦應劭曰鉤規也矩方也衡平也鄧展曰機槍妖星也音灼曰綦履跡也此

音初咸反槍音其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籛應劭曰貯積也肆放也籛狹也

謂扈江離與辟芷初秋蘭以為佩之類是也籛音械資娥娃之珍鬢兮鬻九戎而

索賴孟康曰娥閭娥也娃吳娃也鬢髮也賴得也九戎被髮鬢雖珍好無所用也師古曰娥娃

皆美女也賴利也言屈原以高行仕楚亦猶資美女之鬢賣於九戎而求其利必不得也

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駕鸚鵡之能捷應劭曰蓬階蓬萊之階在

海中音灼曰捷及也師古

曰駕鸚鵡鳥名也解在騁驛駟曰曲躄兮驢驟連蹇而齊足師古曰驢驪駟馬名也

齊足也驢音擊連音力展反躄古艱字枳棘之榛榛兮蝮豸擬而不敢下師古曰

擬疑也榛音臻又士臻反豸音弋授反靈修既信椒蘭之嗳佞兮吾纍忽焉而

不蚤睹服虔曰靈修楚王也蘇林曰椒蘭令尹子椒子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

容之朱裳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芰陵也師古曰衿音其禁芳酷烈而莫聞

兮固不如褰而幽之離房師古曰褰疊衣也離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

已麗佳應劭曰眾士競善猶女競容也師古曰淖約善容止知眾嫖之嫉妒兮何

必颺纍之蜚肴晉灼曰離騷云眾女嫉余之蜚肴師古曰嫖美貌也颺古楊字也蛾肴形

懿神龍之淵潛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

處晉灼曰龍竢風雲而後升士須明君而後進國無道則愚誰知其所邪師古曰愍吾纍

之眾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頽而喪榮晉灼曰

原光香奄先秋遇周生亦不辰也張晏曰慶辭也師古

曰燁燁光盛苓香草名音零慶讀與羌同頽古悴字橫江湘曰南淮兮云走乎彼

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虛重華應劭曰舜葬蒼梧在江湘之南屈原欲

走趨也重華舜名也汎音子放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張晏曰舜

反走音奏潭音尋衷音竹仲反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應劭曰陽侯古

害以全身資於事父以事君恐不與屈原為黨也

精瓊蔗與秋菊兮將已延夫天年應劭曰精細靡屑也瓊玉之華也音灼曰離騷

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應劭曰精細靡屑也瓊玉之華也音灼曰離騷

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將暮師古曰此又譏屈原云瓊蔗秋菊之落英又曰

菊將以延年掩嗔忽迫喜於未暮何乃自投汨羅言行相反解扶桑之總轡兮縱



今之遂奔馳

應劭曰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音灼曰離騷云總余轡於扶桑聊消搖以相羊屈原言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之入人年得不老日以喻君而反離

朝自沈解纒縱

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

應劭曰楚辭云鸞皇為余先戒今後飛廉使奔屬雲

師告余以未具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鸞皇俊鳥也音灼曰已縱其纒使

卷薜芷與若

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

師古曰離騷云

雜杜蘅與芳芷又樹蕙之百畹維申椒與菌桂皆以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為自投

費椒稱

巨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

孟康曰椒稱以椒香米微也離騷曰懷椒稱而要之音灼曰離騷云索瓊茅以筵筭師古曰索求也瓊茅靈草也筵

算祈竹所用卜也稱音所又音思呂反筵音廷筵音專 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臯

音灼曰靈氛古

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師古曰既不從靈氛之

累既兆夫傳說兮奚

不信而遂行

音灼曰兆也離騷曰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之而不疑師古曰兆古樂字既攀援傳說何不信其所行自見用而遂去 徒恐鵲

鵲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

師古曰離騷云鵲鵲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不芳

鵲鵲鳥一名買鏡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眾芳皆歇鵲音大系反鵲音桂鵲字或作鵲亦音鵲又音決鏡音誰

初纍棄彼處妃兮更

思瑤臺之逸女

師古曰離騷云吾命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又曰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此又譏其祝心不定也處妃古神女有娥女即簡狄也處

伏 抨雄鳩曰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

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鳩為媒兮

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抨使也耦合也抨音普耕反

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巨穆流覽四荒

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

蘇林曰離騷云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哀高丘之無女女以喻士高丘謂楚也師古曰離騷又云

楊雲蜺之旖旎閭風在昆侖山上故云望昆侖也旖旎雲貌也穆流猶周流也師古曰離騷又云

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

音灼曰離騷云駕八龍之委蛇兮載雲旗之委蛇師古曰言既無鸞車則不得云駕八龍也幽藹猶幽藹

臨江澗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

音灼曰離騷云嗚如蕙以掩涕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師古曰此又譏其哀樂不

也蛇音移

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已於邑兮吾恐

靈修之不纍改

師古曰離騷云曾欷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增重也雖言自古聖哲皆有不遇屈原雖自歎於邑而楚王終不改寤也於邑短氣也於音烏邑

音烏合反於邑亦讀如本字

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

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音芳非反

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

師古曰言孔子去其本邦遲遲系戀意在舊都裴

溷漁父之舖歎兮絜沐浴之振衣

師古曰漁父云何不舖其糟而歎

也瀨急流也濤音大高反

奔由明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師古曰由詩由也明老聃也二



人守道不為時俗所汙然保已全身無殘辱之醜彭咸殷之介士也不得其孝成帝時客志投江而死此又非屈原不慕由期高蹤而遠彭咸遺蹟躡也亦之亦反

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呂求繼嗣召

雄待詔承明之庭師古曰承明殿在未央宮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師古曰風讀曰風

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之祥也師古曰雍聚也明號謂總三皇五帝之號而稱皇帝也雍讀曰擁

統應劭曰郵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泰畤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師古曰羨音大戰反拓音託於是廼命羣

僚師古曰歷選古也日協靈辰師古曰合善時也星陳而天行師古曰如星之陳象天之行也詔招搖與泰

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晏曰禮記云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大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紫宮外營陳星屬堪輿曰壁壘

兮梢夔魑而扶獮狂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木石之怪曰夔夔神如龍有角人面魑耗鬼也獮狂亦鬼也今皆稍而去之師古曰堪輿張說是也屬委也以壁壘委之梢擊也扶笱也八神奔而警蹕兮振

殷鱗而軍裝師古曰自招搖至獮狂凡八神也殷鱗盛貌也軍裝為軍戎之飾裝也鱗音來忍反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

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晏曰玉戚以玉為戚秘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也師古曰茸音人蒙反秘柄也音秘齊

總總搏搏其相膠葛兮焱駭雲訊奮呂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也師古曰總也膠葛猶言膠加

也訊亦奮訊也搏音子本駢羅列布鱗鱗雜沓兮柴虎參差魚頰而鳥斯

反訊音信攘音人羊反駢羅列布鱗鱗雜沓兮柴虎參差魚頰而鳥斯

照爛粲已成章師古曰翁赫省霍開合之貌也粲氣發也蒙天氣下也如霧之集如蒙之合也半散照爛言其布而光明也名讀與忽同於是

乘輿廼登夫鳳皇兮翳華芝師古曰鳳皇有車以鳳皇為飾也翳蔽也以華芝為蔽也駟蒼螭兮六素

蚪師古曰四六駕數也言或四或六也蚪螭似龍一名地蚪蚪即龍之無角者雙略綦綬離虛慘纒師古曰雙略綦綬車飾貌也雙音於鑊反離音離離音森其字從巾纒音所宜反帥爾陰閉雪然陽開師古曰帥爾也雪散也帥古曰騰升也霄日旁氣也軼過也畫

而軼浮景兮夫何旗旒邳偈之旖旎也師古曰旒龜蛇曰旒邳偈竿柱之狀也

旖旎旒纒之形也邳音吉又音質偈音居桀反旖音倚旎音女支反

流星旄呂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師古曰鸞旗星之流如電之照也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師古曰敦讀曰屯屯聚也方並也聲駢隱曰

咸皆也

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師古曰馭然疾意也駢音音萌反馭音先合反陵高衍之崿嶮兮超

紆譎之清澄孟康曰衍無涯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崿音踊嶮音竦如淳曰崿嶮上下眾多貌師古曰衍即所謂墳衍者也登椽欒而狙

紆譎之清澄

登椽欒而狙



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服虔曰椽樂甘泉南山也李奇曰狝音貢蘇林曰狝至也師古曰入陵兢者亦寒涼戰栗之處也兢音鉅陵反

是時未轅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師古曰轅與臻同轅至也通天臺名也繹繹言雖未至甘泉則遙望見通天臺也繹繹也錯互也廩讀如本字又音來感反

直嶢嶢曰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虘疆度師古曰嶢嶢高貌造至也慶發語辭也疆境也度量也言此臺至天

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師古曰嶢嶢高貌造至也慶發語辭也疆境也度量也言此臺至天

并閭與艾苦兮紛被麗其亡鄂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師古曰如氏所說自是平慮耳此并閭謂櫻樹

序延屬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修治之師古曰延古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殺連貌也燭照也封巒石關皆宮名也施靡相及貌屬連也般音盤施音弋爾

於是大夏雲謫波詭摧確而成觀孟康曰言夏屋變巧迺為雲氣水波相

仰橋首巨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師古曰喬觀謂形也音工喚反經音丑成反

視不諦也橋與矯同其字從手冥音莫見反眴音州縣之縣

正瀏濫巨弘恟兮指東西之漫漫服虔曰恟音敞師古曰瀏濫猶

而周流兮忽軼軋而亡垠師古曰軼軋謂前軋之軋也軋者軋開小木也字與橋同周流周視也軼軋遠相映也軋音零軼音烏朗反軋音於

翠玉樹之青蔥兮壁馬犀之聯璫應劭曰璫音鄰晉灼曰璫音璫師古曰玉璫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用供神也非

今乘景炎之炘炘師古曰炘炘光盛貌也

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師古曰縣圃反炘音欣

神服虔曰嘗城縣圃風昆侖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

洪臺掘其獨出兮散北極之嶸嶸應劭曰掘特貌也掘

月纒經於枅振服虔曰枅中央也振屋栝也師古曰施延也榮屋輿也凡此者言屋宇高

雷鬱律而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師古曰鬱律雷聲也倏忽電光也藩藩籬也倏音式六反藩音甫元反

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

歷

鬼魅不

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

歷

鬼魅不

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

歷

鬼魅不

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



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茂蠓而撒天

晉灼曰飛梁浮道之橋也茂蠓疾也師古曰撒猶拂也蠓音莫孔反撒音匹列反又音普結反

左欖槍右玄冥兮前燁闕後應門

晉灼曰大人賦攬欖槍以為旌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今燁闕赤色之闕南方

之帝曰赤燁怒應門正在燁闕之內也師古曰燁音匹遙反

師古曰燁映西海也以及幽都幽都北方絕遠之地也涌醴醴泉涌出汨汨然也汨音于筆反

蛟龍連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

師古曰連卷卷曲貌敦圉盛怒也言甘泉宮中皆有此象也卷音拳敦音屯

昆侖覽穆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

服虔曰高光宮名也師古曰穆流屈折也溶然閑暇貌也方皇彷彿也西清西廂清閑之處也溶音容

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

孟康曰以和氏璧為梁壁帶也其聲玲瓏也晉灼曰以黃金為壁帶合藍田璧瓏玲明見貌也

飛棟兮神莫莫而扶傾

師古曰飛棟其形危殊有神於闕莫之中扶持故不傾也

闕其廖廓兮侶紫宮之崢嶸

師古曰闕高門貌闕闕空虛也寥廓空遠也紫宮天

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曰棍成

師古曰乘登也雲閣亦言其高入於雲也蒙籠深通

香芬第曰窮隆兮擊薄櫨而將榮

師古曰回焱回風也肆放也錫端也駭動也被古披字鬱聚也移唐

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

師古曰又言風之動樹聲響振

惟彌環其拂汨兮稍暗暗

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

師古曰夔舜典樂也牙伯牙也

倕弃其剗剗兮王爾投其鉤繩

應劭曰剗曲刀也剗曲鑿也師古曰般公輸般也

雖方征僑與倕佻兮猶仿佛其若夢

師古曰言

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

師古曰言驚視也

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

師古曰言

旋室與傾宮兮若登高妙遠肅

服虔曰襲繼也梁作旋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

為戒若臨回焱肆其錫駭兮

師古曰回焱回風也肆放也錫端

椒披散而移楊鬱聚也錫音徒浪反移音移

師古曰言桂椒香氣乃擊薄櫨而將榮

蕓啖舂曰棍根兮聲駢隱而歷鍾

師古曰又言風起眾根合駢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棍猶株也蕓讀與

蕓音同啖音升乙反舂音許乙反棍音下本反駢音普耕反

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

師古曰又言風起眾根合駢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棍猶株也蕓讀與

蕓音同啖音升乙反舂音許乙反棍音下本反駢音普耕反

師古曰又言風起眾根合駢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棍猶株也蕓讀與

窮極巧麗故令般倕之徒弃其常法也般讀與班同倕音垂剗音居爾反剗音居衛反

晉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宮觀之高峻雖使仙人常行其上恐還不識其形觀猶仿佛若夢也師古曰方謂並行也征僑姓征名伯僑仙人也倕佻亦仙人各倕音屋佻音銓仿佛即髣髴字也征

郊祀志作正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

師古曰言驚視也

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

師古曰言



璇題玉英蠅蛸蠖渡之中

應劭曰題頭也蠖緣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蠖也張

蠖渡言屋中之深廣也開讀曰開蠅音一充反蛸音下充反蠖音鳥郭反渡音胡郭反

惟夫所已澄心清魂儲精垂思

師古曰蠖讀神降福也

倫魁

應劭曰冠其羣倫魁也師古曰言選擇賢臣

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

意

師古曰甘棠之惠邵公奭也東征之意周公旦也

相與齊庠陽靈之宮

師古曰齊同也同集於此也

薛荔而為席兮折瓊枝已為芳

師古曰薛荔也曰靡謂偃而靡之藉地也

翕清雲之流

瑕兮飲若木之露英

師古曰言其齋戒自新居也取謂日旁赤氣也露英言其英華之露

集庠禮神之囿

登乎頌祇之堂

師古曰頌歌也登以祭也地神曰祇

建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

日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師古曰威威猶威

衆車所東阮兮肆玉鈇而下馳

張晏曰三危山名也晉灼曰馱車輶也九垓九垓也

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

回

升降天地為神通一也肆放也阮大阜也讀與圃同鈇音大又音弟選讀曰旋

風從從

而扶轄兮鸞鳳紛其御

師古曰從從前進之意也御猶乘也

鸞鳳紛其御

鸞鸞也從音鍊今書御字或作銜者俗妄改也

梁

弱水之漉漉兮躡不周之透蛇

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漉漉耳師古曰漉漉小水之貌不周山名透蛇亦言不周也

音吐定反漉音熒又音胡鑿反蛇音移

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處妃

師古曰西王母在西

方周穆王所見者也玉女處妃皆神女也處讀曰伏

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處妃曾不得施其蛾眉

服虔曰盧目童子也

方肇道德之精剛兮睟神明與之為資

晉灼曰等天地之村量也

於是欽崇宗祈燎熏皇天

師古曰欽敬也崇積崇也宗尊也祈求福也

招繇泰壹舉洪頤樹

張晏曰招搖泰壹皆神名也服虔曰洪頤旗名也李奇曰欲伐南越

靈旗

告祈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名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見郊祀志

藜四施

張晏曰配藜披離也師古曰藜木薪也蒸麻幹也

東燭倉海西耀流沙

焜同也言以藜及蒸燎火炎上於天又披離四出

玄瓚鯨鰓拒

北嶺幽都南場丹崖

服虔曰丹崖丹水之崖也師古曰嶺古見字場熱也言崇燎之光遠及四表也場音八向反

玄瓚鯨鰓拒

瓚音淡

其貌也應劭曰泔淡滿也師古曰泔音胡感反淡音大敢反

密泔淡

泔音泔

泔泔豐融懿懿芬芬

師古曰言和也之芬烈也

炎感黃龍兮燦訛碩麟

也碩大也燦音必遙反

選巫咸兮叫帝闈開天庭兮延羣神

服虔曰令巫祝叫呼巫八門也

儼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

張晏曰儼贊也師古曰暗藹神之形影也穰穰多也委積也暗音烏感反

於是



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師古曰三巒即封巒觀名也棠梨宮名偈讀曰憇天闡決

今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師古曰天闡天門之闕也決亦開也言德澤普洽無極限也登長平兮雷

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師古曰長平涇水上坂名也磕擊鼓聲也天聲聲至天也聲字或作嚴言擊嚴鼓也厲奮也雲飛揚

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師古曰于日也胥皆也亂曰師古曰亂者理也總理一賦之終也

崇崇園丘隆隱天兮師古曰言其高登降刻施單卷垣兮師古曰刻施上下之道也單周也卷垣園貌也刻音

力尔反施音七爾反單音蠟卷音卒增宮慘差駢嗟峨兮師古曰增重也慘差不齊也駢並也嗟音初林反駢音步千反嗟音材何反峨音娥吟

熒熒响洞亡厓兮師古曰吟熒深遠貌熒响節級貌上天之緯杳旭卉兮師古曰緯事也杳高遠也旭卉疾速也緯讀與載同

聖皇穆穆信厥對兮李奇曰對配也能與天地相配也詩云帝作邦作對師古曰穆穆美也信實也

俵祇郊禋神所依兮師古曰言以祇敬而來郊祭禋饗則神祇依附俳佻招搖靈遲遲兮師古曰言神久留安

處不即去也招音上遙反遊音迺進音又夷反輝光眩耀隆厥福兮師古曰眩音州縣之縣子子孫孫長亡極兮

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師古曰本秦之林光宮也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

外近則洪崖刻皇儲胥弩隍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

遊觀屈奇瑰璋師古曰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師得宮在櫟陽界其餘皆甘泉苑垣內之宮觀也隍音祛非木摩而不彫牆

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單宮室唐虞採椽二等之制也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序曰宣王考室也考謂成也般庚殷王名也遷謂遷都亳也唐虞謂堯舜也採柞木也三等上階三等言不過也椽音采又音菜其字從木且其為已

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廼

上比於帝室紫宮師古曰帝謂天也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神可也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也一日從法

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也一日從法故雄聊盛言

在屬車間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故雄聊盛言

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已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師古曰參三神也麗偶也又言屏

玉女卻處妃已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

后土上廼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師古曰橫橫度之也湊趣也既祭行遊介山回安

邑師古曰介山在汾陰東北回謂繞過顧龍門覽鹽池師古曰龍門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鹽池在今虞州安邑縣南登歷觀師古曰歷山上有觀也晉灼曰在河東蒲阪縣陟西岳已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已思唐虞之風

師古曰介山在汾陰東北回謂繞過

師古曰歷山上有觀也晉灼曰在河東蒲阪縣



師古曰陟升也西岳華山之上高峻故言以望八荒殷都河內周在岐豐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皆可相見故云迹殷周之墟思唐虞之風也虛讀曰墟 雄曰為臨川

羨魚不如歸而結罔師古曰言成帝追觀先代遺迹思欲齊其德號故雄勸令自與至治以儼帝皇之風還上河東賦曰

勸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師古曰伊是也謂是祠甘泉之年也祭地曰瘞瘞故云瘞后土瘞音乙例反禮靈祇

謁汾陰于東郊師古曰京師之東故曰東郊也因茲已勒崇垂鴻發祥隕祉欽若神明

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師古曰勒崇垂鴻勒崇名而垂鴻業也隕降也祉福也欽敬也若順也鑠美也越曰也已辭也言發祥降福敬順神

明其事盛美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

不可盡載師古曰翠鳳之駕天子所乘車為鳳形而飾以翠羽也先景為馬行速疾常在景前也掉犇星之流旃獲天狼之威弧音灼曰有狼弧

之星也師古曰張燿日之玄旌揚左纛被雲梢張晏曰雲梢梢雲也師古曰梢與

覆急張也音鑽被音皮奮電鞭驟雷輜師古曰輜衣車也淮南子云電以為輜策雷以為車輪故維用此言也鳴洪鍾建五旗師

義和司日顏倫奉輿師古曰倫古善御者也義和日御名風發颺拂神騰鬼越師古曰颺回風也越走也颺音

必遙反進音了笑反又音才笑反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師古曰霆亂言如雷霆之盛而亂動也屈橋

嘻旭旭天地稠敷師古曰稠敷動搖貌師古曰嘻嘻旭旭自得之貌嘻音許其反稠音徒弔反敷音五到反簸丘跳躡涇涇

躍涇師古曰山小而銳曰巒言車騎之威句秦神下讐距魂負診蘇林曰秦文公時庭中有怪化為牛

走到南山梓樹中伐梓樹後化入豐水文公惡之故作其象以厭焉今之茸頭是也故曰秦神服

虔曰汾河岸之坻也晉灼曰汾渚也師古曰距蹈也言此神怖讐下入水中自蹈其魂而負診渚

蓋戚懼之甚也師古曰河靈雙陽爪華蹈衰蘇林曰河靈巨靈也華華山也衰衰山也掌據

之亦反坻音直已反師古曰豐陽驚動之貌豐音饒陽音惕二音並通爪古掌字凡言遂臻陰宮穆穆肅肅

此者以車騎之衆羽旄之盛故秦神河靈莫不恐懼而自放之

躡躡如也師古曰陰宮汾陰之宮也穆穆靜也肅肅敬也躡躡行有節也躡音千旬反靈祇既鄉五位時敘師古曰鄉

虔曰五位師古曰網緼天地合氣也玄黃天地色也易下繫辭網緼玄黃將紹厥後師古曰網緼萬物化淳坤文言曰玄黃者天地之雜

色也天玄而地黃將大也言天地之氣大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靈輿天

與發於祭祀之後網音因緼音於云反而安豫也已覽序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師古曰龍門山

水故勤灑沈蓄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師古曰灑分也蓄古炎字也沈災洪水

勞之師古曰灑分也蓄古炎字也沈災洪水也豁開也瀆謂河江淮濟也播布也九

河名在地理志東瀕東海之瀕也禹分治洪水之災通之四瀆布散九河於東海之瀕也灑音所宜反瀕音頻又音賓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

游已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師古曰舜耕瞰帝唐之嵩



高兮眎隆周之大寧

師古曰眎皆視也帝唐棄也高亦高也高高者謂孔子云巍巍

遺蹟也大寧者詩大雅云齊濟多士文王以寧暇音苦濫反脈即覓字

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一日堯曾遊於陽城故於高高山瞰其

應劭曰眎不正視也彭城項羽所都也晉灼曰咳下項羽敗處也師古曰汨

往意也低何猶言徘徊也行且也意且欲往觀也汨音于筆反晚音五系反

坳兮易幽岐之夷平

李奇曰南巢桀敗處也易樂也師古曰歲與穰同坎乘翠龍

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嶠

師古曰翠龍穆天子所乘馬也西岳即華山也嶢嶠謂嶠嶠而峭嶠也嶢音堯嶠音士耕反

而來迎兮澤滲離而下降

師古曰霽古霽字霽霽雲起貌澤澤雨露也滲離流貌也降下也滲音淋離音離降音湖江反

條其幽藹兮滂沱曰豐隆

師古曰皆雲雨之貌滂音烏孔

兮呵雨師於西東

師古曰言皆從命也

何足與比功

服虔曰函夏諸夏也師古曰函包

之曰羣龍

張晏曰乾六

麗鈎芒與駿虜收兮服玄冥及祝融

師古曰鈎芒東方神玄冥北方神祝融南方神麗並駕也駟三馬也言皆役服也

敦眾神使式道兮奮六經曰攄頌

師古曰敦勉也式表也六經謂

躡三皇之高蹤

師古曰軼亦過也音逸

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服虔

其十二月羽獵

服虔曰

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

呂奉郊廟御

賓客充庖廚而已

師古曰財讀與纒同御待也充當也

有餘布男有餘粟

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

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

神爵棲其林

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

師古曰益臣名也任以為虞虞主山澤

好田而天下用足

文王囿百里民曰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

曰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

師古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

宿昆吾

晉灼曰鼎胡宮也黃圖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

宿昆吾

也有亭師古曰宜春近下杜御宿在樊川西也

宿昆吾

宿昆吾

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攄散也頌謂詩頌所以美盛德之

形容也言發其志而為歌頌也攄音丑於反頌讀曰容

隄隄 師古曰周頌清廟之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昊天有成命之

詩曰於緝熙言漢德之盛皆過之也隄讀與踰同於讀曰烏

軼 五帝之遐迹兮

曰軼止車之木將行故發去平聲

其十二月羽獵 服虔曰

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 呂奉郊廟御

賓客充庖廚而已 師古曰財讀與纒同御待也充當也

有餘布男有餘粟 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

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



柞師古曰旁音步浪反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師古曰循渭水涯而東也瀕音頻又音賓周衰數百里師古曰衰長也

音穿昆明池象滇河師古曰滇音丁賢反營建章鳳闕神明駁娑師古曰駁名也師古曰駁音先合反

娑音先娑音先漸臺泰液師古曰漸臺在泰液池中漸浸也言為池水所浸也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服虔曰瀛洲蓬萊

曰海中三山名法效象之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巨贍齊民師古曰贍給也齊人解在食貨

志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師古曰營謂園守也尚泰奢麗誇

詡師古曰詡大也音許羽反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師古曰三驅古射獵之等也一為籩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

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巨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

今楊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修而已當以泉臺折中也故聊因校獵賦巨風師古曰校獵謂園守禽獸而大獵也風讀曰諷其辭曰

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戲神農為之自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乎故論者答之

於下也論者維自謂也彌猶稍稍也諸家之釋皆不當意徒為煩雜故無所取論者云否各亦竝時而得宜奚必同條

而其貫師古曰貫所尚不必同也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一儀孟康曰言封禪各異也師古曰若不如是於何

得十儀也儀也是巨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師古曰爽差也

創業垂統皆無差忒五帝三王誰是誰非言文質政教各不同也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

虛侔訾貴正與天庠比崇師古曰頌漢德也玄宮言清淨也訾與貴同齊相曾不足使扶藪

楚嚴未足巨為驂乘陞三王之阨薛嶠高舉而大興師古曰薛亦僻字也嶠舉步貌也音去昭

反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閔師古曰寥廓空曠也登閔高遠也寥音聊建道德巨為師

友仁義與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師古曰北方色黑故曰隆烈者陰氣盛萬物權

輿於內徂落於外師古曰權輿始也徂落死也言草木萌芽始生於內而枝葉凋毀死傷於外也帝將惟田于靈之

囿師古曰靈囿有靈德之苑囿也詩大雅靈臺之篇曰王在靈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孟康曰西北為不周風謂冬時也師古曰垠厓也音銀

巨終始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也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

西馳闔闔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師古曰昆明池邊也闔闔門名也闔讀與闔同也又音吐郎反儲積共侍成卒夾道師古曰

曰共讀曰供侍音丈紀反斬叢棘夷野草師古曰夷平也禦自汧渭經營應劭曰禦禁也師古曰將獵其中故止禁不得

人行及獸出也汧渭以東鄭鑄以西皆為獵圍也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師古曰章皇周流言而

日月皆從中出入而天地之際杳然懸遠也說者反以杳為杳解云重杳非唯乖理蓋以失韻爾迺虎路三變巨為司馬圍經百



里而為殿門晉灼曰路音落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師古曰落彙也以繩周繞之也三變三峯聚之山也變音子公反

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鴻濛沆茫碣石崇山師古曰鴻濛沆茫廣大貌碣山

特立貌鴻音胡孔反濛音莫孔反沆音胡浪反茫音莽碣音竭營合圍會然後先置庠白楊之南昆明靈沼

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服虔曰白楊觀名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曰萬計師古曰賁音孟賁也育夏育也皆古之勇士也鏌邪大戟也羅列選禽獸鏌音莫邪音戈奢反其餘荷垂天之異張竟壑之罟靡日

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如淳曰垂天言長大如天之垂也青雲為紛紅蜺

為縹屬之虜昆侖之虛師古曰紛既也縹系也屬綴也昆侖西極之山也縹音下犬反屬音之欲反虛讀曰墟渙若天星

之羅浩如濤水之波師古曰天星之羅言布列也濤水之波言廣大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師古曰淫淫與與往來貌

欃槍為闔明月為候孟康曰闔闔戰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張晏曰熒惑法使司

不祥天弧虛危上一星也鮮扁陸離駢行必路師古曰鮮扁輕疾貌駢行言其並廣大也必次比也危上一星也

徽車輕武鴻網捷獵師古曰徽車有徽熾之車也鴻網直馳貌捷獵相差次也鴻音胡孔反網音徒孔反捷音捷殷殷軫軫

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迓庠高原之上師古曰殷軫盛也冥幽深也殷讀曰隱羽騎

營營眇分殊事蘇林曰眇明也師古曰營營周旋貌也言其服飾分明各殊異也眇音戶續紛任來輻輳不絕若

光若滅者布庠青林之下孟康曰輻輳連屬貌如淳曰輻音雷輳音盧師古曰續紛眾疾也輻輳環轉也續音匹人反於是

天子迺日陽鼂始出庠玄宮師古曰陽朝日出之後也撞鴻鍾建九流六白

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服虔曰蒙公蒙恬也孟康曰神名也師古曰服說是也並音步浪反立歷天之

旂曳捎星之旃師古曰歷經也捎猶拂也歷天稍雲言其高也捎音所交反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辟雷也列

缺天隙電照也師古曰言微火之耀及馳騎奮鞭如電吐光及象其疾萃從允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

鱗羅布列攢巨龍翰師古曰吹噓開張也瀟率聚斂也言布列則如魚鱗之羅攢聚則如龍之象翰音許真反瀟音蕭翰合韻音韓秋秋

蹌蹌入西園切神光師古曰秋蹌蹌騰驤之貌切神光音重車之眾飭相切靡而光起有若神也蹌音子羊反望平樂徑行

林張晏曰平樂館名也蹂躪同踐蘭唐師古曰惠蘭惠草之圃也舉彘烈火轡者

施披師古曰轡者御人執轡也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師古曰方馳並驅也校騎騎而為部校者也虓虎之陳從橫

膠輻焱泣雷厲驥駢駘服虔曰焱音怒狀如猛獸而為行陳也泣音粒師古曰虓虎之陳謂勇士奮怒狀如猛獸而為行陳也泣音粒師古曰虓虎之陳謂勇士



聲響衆盛也嗥音火交反轉音葛讀音凡入  
反駢音音萌反駢音力莖反磁音口蓋反  
音五 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里外 洶洶旭旭天動地吸

師古曰鄉 東西南北騁者奔欲 師古曰言隨其所欲而各馳騁取  
讀曰嚮 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趨 師古曰言欲合韻音弋樹反  
聲 張晏曰跋躡也鄭氏曰蹶音馬蹄蹶之蹶師古曰拖曳也  
反 跋反戾也蹶蹶也浮糜水上浮者也拖音佗跋音步未反

騰空虛距連卷 張晏曰連卷之水也師古  
師古曰斷斬也延獸名也解 騰空虛距連卷 日距即距字也卷音拳  
在司馬相如傳音側略反 蹕天矯娛澗

門 師古曰蹕走也天矯亦木枝曲也娛戲也蹕  
音丑孝反又音徒釣反矯音矯娛音許其反  
為之生塵 師古曰莫莫塵埃 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疾黎

古曰掌以 獵蒙龍麟輕飛 師古曰蒙龍草木所蒙蔽處也麟  
掌擊也 獵蒙龍麟輕飛 麟也輕飛騰言輕禽也麟音各  
如淳曰殿音班班首虎之類也 師古曰殿音班班首虎之類也  
師古曰履謂踐履之也修長也 鈞赤豹擗象犀 師古曰擗  
蹕院並解於上唐波院之有蹕 車騎雲會登降闡藹 師古曰闡  
唐者也院音訓蹕音弋制反 泰華為旒熊耳

為絳 師古曰旒旌旗之旒 木仆山還漫若天外 如淳曰還音旋言  
也絳所以縣旌也 於是天清日晏 師古曰晏  
聊浪乎宇內 張晏曰儲與相羊也溥水尾也師古曰  
聊浪言游放也與音餘溥音普浪音琅

逢蒙列背羿氏控弦 師古曰逢蒙及羿皆古  
善射者列整也控引也 皇車幽輻光純天地 李奇曰純  
曰幽輻車聲也輻音 望舒彌轡 師古曰望舒月御也彌斂也言天子之車  
一轄反純音之允反 斂轡徐行故假望舒為言耳彌音莫爾反 翼乎徐至於

上蘭 晉灼曰上蘭 移圍徒陳浸淫楚部 師古曰部軍之部校也言  
觀在林中 稍聚逼而重聲音千欲反 曲隊堅重各

按行伍 師古曰隊亦部也按依也 壁壘天旋神扶電擊 師古曰言所扶擊如鬼  
隊音徒內反行音胡郎反 神雷電也扶音丑乙反 逢

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 師古曰  
皆盡無遺餘也 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 師古曰罕車罕罕  
掃音先早反 之車也聿皇疾貌 蹈飛豹緝噪陽

應駢聲擊流光椳盡山窮囊括其雌雄 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駢然有聲  
又光精也應曰下時窮極山  
身 應駢聲擊流光椳盡山窮囊括其雌雄

川天地之間然後得其雌雄也師古曰雄在陳 沈沈容容遙噓虜紘中 師古曰口內之  
倉雌在南陽也故云野盡山窮也駢音音音音反 孟康曰沈沈也謂止也言  
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噓吐舌於紘罔 三軍茫然窮冗闕與 上下名為噓言  
之中也師古曰噓音其略反紘古紘字

得逸漏也晉灼曰闕與容貌也師古曰闕與容暇 宜觀夫票禽之繼踰犀兕之抵  
之貌也芒音莫郎反允音淫闕音於庶反與音豫

觸熊羆之罕攫虎豹之凌遽 師古曰曹讀曰但票禽輕疾之禽也繼與踰同繼履  
也踰與踰同罕牽引也攫搏持之也凌戰栗也遽遽



也票音煩妙反雖音弋制反觸合韻音 徒角搶題注賦竦驚怖魂亡魄失觸輻

昌樹反擊音女居反攬音鑿遠音詭 師古曰徒亦但也槍猶刺也題額也胆頸也言眾獸迫急以角搶地以

關胆 師古曰徒亦但也槍猶刺也題額也胆頸也言眾獸迫急以角搶地以 妄發期中

進退履獲 師古曰言矢雖妄發而必創淫輪夷丘累陵聚 師古曰淫過也夷平也

輪也丘累陵 聚言其積多 於是禽殫中衰 師古曰殫盡也中射中也音竹仲反 相與集於靖冥之館 音灼曰靖冥

屋 師古曰瞰視也目盡極 隨珠和氏焯爍其陂 師古曰焯古灼字也焯

眩耀青熒 師古曰玉石之似玉者也聲空高銳貌青熒言 漢女水潛怪物暗冥

不可殫形 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弄大珠大如荆 玄鸞孔雀翡翠垂榮 師

日言其毛 羽有光華 王睢關關鴻鴈嚶嚶 師古曰王睢雉也關關和聲

嚶嚶昆明 師古曰疾戲也昆明也妖 鳧鷖振鷺上下 碎盍聲若雷霆 師古曰

即今之野鴨也驚鳧屬也驚白鳥也振者言振羽翼而飛也詩大雅曰鳧鷖在涇周頌曰 乃使

振鷺于飛二者皆水鳥也言其羣飛上下翅翼之聲若雷霆也鷺音鳥奚反碎音昔萌反

文身之技水格鱗蟲 服虔曰文身越人 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崎薄索

蛟螭 師古曰嚴言不可犯也嚴水岸嶽巖之處也崎曲 蹈獫狘據龍鼉 蘇林曰獫狘

狗在水中食魚獮小 扶靈螭 鄭氏曰扶音佞應劭曰螭大龜也雄曰毒冒雌曰背 入洞穴

出蒼梧 晉灼曰洞穴禹穴 乘鉅鱗騎京魚 師古曰京大也或 浮彭蠡自有虞

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師古曰目猶視 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 師古

也望也有虞謂舜陟方在江南言遙望也 鞭洛水之處妃餉屈原與彭胥 師古曰彭彭咸胥

在哈中若虞姪然故謂之胎 鞭洛水之處妃餉屈原與彭胥 師古曰彭彭咸胥

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 於茲序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 師古曰俄俄陳舉之貌雜

雅頌揖讓於前 師古曰 昭光振耀嚶習如神 師古曰嚶嚶嚶

狄武義動於南鄰 師古曰南方有金鄰之國極 是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

移珍來享抗手稱臣 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師古曰貉東北夷也享獻

後陳盧山 孟康曰單于 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 師古曰常伯侍中也解在谷永

喟然稱曰 師古曰喟歎息 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已侈

茲太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

茲太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

茲太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



也張晏曰俞然也師古曰俞音踰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辰

言其和液下流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臺

侈孟諸師古曰雲夢楚數澤名也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孟諸宋數

非章華是靈臺師古曰言以楚靈王章華之臺為非而周文王靈臺之制為是也罕祖離宮而輟觀游師古曰罕希也

輟止也土事不飾木功不雕承民乎農桑師古曰承舉也勸之巨弗追儕男女

使莫違師古曰儕耦也違謂失婚姻時也儕音仕皆反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

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

臣之有亡放雉菟收置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師古曰芻所以餵牛馬蕘草薪蓋所

呂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師古曰洪大也鬯與暢同暢通也加勞三皇

勗勤五帝不亦至乎廼祇莊雍穆之徒師古曰祇敬也雍穆和也立君臣之節崇

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師古曰皇暇也因回軫還衡師古曰軫輿後橫木

也衡轅前橫木也背阿房反未央

楊雄傳第五十七上

西川忠鳳尊氏閣印

漢書八十七上



揚雄傳下第五十七

漢書八十七下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曰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

斜東至弘農南岐漢中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也漢中今梁州也斜音弋奢反張羅罔置罟捕熊羆豪

豬虎豹狄獾狐菟麋鹿師古曰狄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獾亦獼猴類也長臂善搏獾身長金色狄音弋授反獾音鑽載曰檻車

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曰罔為周法李奇曰法遮禽獸罔陳也師古曰法音祛縱禽獸

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

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曰為

主人子墨為客卿曰風師古曰藉借也風讀曰諷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

人曰蓋聞聖王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師古曰言憂百姓也今年獵

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師古曰太華即西嶽華山椽截薛而為弋紆南

山曰為置師古曰嶽薛即所謂嶽嶽山也在京師之北凡言此者示獵圍之寬廣也嶽薛音嶽譙又音才葛反又音五葛反羅千乘於林莽



列萬騎於山隅師古曰草平曰莽帥軍踣陸錫戎獲胡師古曰踣足蹙之也錫戎獲胡言以禽獸賦戎狄令胡人獲取

之蹄音益才恤反益熊羆拖豪豬師古曰益提持之也豪豬一名豸豸也木雍槍纍曰為儲蘇林曰木擁槍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也服虔曰儲音猶言有餘也師古曰儲時也胥須也

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二旬有餘其塵至矣師古曰儲時也胥須也

曰履古而功不圖張晏曰不可圖畫以示後人師古曰此說非也恐不識者外之則

曰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曰為乾豆之事師古曰乾豆三驅之一也乾豆者言為脯羞以充實豆薦宗廟豈

為民乎哉且人君曰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音徒濫反泊音步各反又音魄今

樂遠出曰露威靈師古曰露謂顯暴不深而數搖動曰罷車甲師古曰罷讀曰疲本非人主之

急務也蒙竊或焉師古曰蒙白謂蒙蔽也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師古曰吁疑怪之辭也謂茲邪猶云何為

如此也吁音下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

談不能一二其詳師古曰詳悉也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師古曰凡大指也切要也客曰

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竅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

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窳窳封豕鑿齒皆為民害窳窳類貙虎瓜食人服虔曰窳齒長五寸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也師古曰封大也窳音於黠

反窳音愈豪俊糜沸雪擾羣黎為之不康師古曰黎眾康安也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

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昆侖師古曰票猶言搖動也音匹昭反提劍而叱之

所麾城擗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擗音車憶之憶師古曰擗舉手擬之也一日之戰不可殫記師古曰殫盡也

不可盡記言其多也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師古曰蓬謂髮亂如蓬也鞮釜生蟣蟲介

胄被霑汗師古曰鞮鞮即兜鍪也鞮音丁奚反鞮音年蟣音居豈反曰為萬姓請命虛皇天迺展民之所

誦振民之所乏師古曰展申也振起也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

師古曰密靜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志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

鞞不穿師古曰言不穿敝而已無取紛華也鞞革履音踏大夏不居木器無文師古曰大夏夏屋也於是後宮

賤瑋瑁而疎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師古曰琢刻鏤也瑋音篆惡麗靡而不

近斥芬芳而不御師古曰斥却也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

師古曰衍音弋戰反是曰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師古曰玉衡天儀也太階解在東方朔傳其後熏鬻作



虐東夷橫畔師古曰嚮音七 羗戎睚眦閩越相亂師古曰睚眦目貌睚音

或作睚眦者怒其目皆也音工與反 遐萌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師古曰遐遠也 於是聖武勃怒

爰整其旅廼命票衛師古曰票票騎霍 汾沔沸渭雲台電發師古曰汾沔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碎輶輻破穹廬應劭曰輶輻匈奴車也師古曰穹廬 疾如奔星

躡余吾師古曰躡躡沙幕地躡入余音 逐獵乎王廷孟康曰甸 岐臺宅燒燼蠹

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師古曰鹵莽淺草之地也 蹂屍與廝係累老弱師古曰

充鋌癡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

皆稽顙樹領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頭下向則樹領上向也師古曰樹也領音

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 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師古曰

回戈邪指南越相夷師古曰夷傷也 靡節西征羌熒東馳是已遐方

疎俗殊鄰絕黨之域師古曰 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驕

足抗手請獻厥珍師古曰 使海內澹然師古曰澹安 永亡邊城之災金

華之患今朝廷純仁道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師古曰靡合 英華

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

之師古曰樵夫 故意者曰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師古曰罔靡皆

整輿竦戎師古曰有年有豐年也 振師五柞習馬長楊師古曰振亦整 簡力

狡獸校武票禽師古曰校計也 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晉灼曰

西厭月嶠東征日域師古曰嶠音窟穴月嶠月所生也 大務淫荒田獵陵

反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曰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

反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曰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

反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曰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

反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曰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

反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曰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

反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曰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



夷而不禦也師古曰禦止也是日車不安朝日未靡旃從者仿佛翫屬而還

張晏曰從者見仿佛委釋迴旋師古曰車不安朝未及止也日未靡旃不移景也仿佛讀曰髣髴翫古委字也屬音之欲反還讀曰旋也亦所日奉太宗之

烈遵文武之度復二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合韻音牛具反使農不輟

耨工不下機師古曰耨摩田之器也音憂婚姻日時男女莫違師古曰已出愷弟行簡

易矜劬勞休力役師古曰易合韻音弋亦反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

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孟康曰碣磬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師古曰鞀古鞀字鞀小鼓也鞀音

一轄反桔隔鳴球掉八列之舞師古曰桔隔擊考也鳴球玉磬也掉搖也搖身而舞也一日桔隔彈鼓也鳴球以玉飾琴瑟也桔音居點

反球音求又音蚪掉音徒釣反酌允鑠有樂胥張晏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義以當酒帥禮樂以為有也師古曰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周頌酌

之詩曰於鑠王師小雅桑扈之詩曰君子樂胥故引之為言也行音先呂反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師古曰大雅思齊之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小雅桑扈之詩曰受天之祜祜也音戶歌

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師古曰大雅早麓之詩曰梯弟君子神所勞矣勞謂勞勞來之猶言勸勉也故雅別之公勞音郎劉反方將俟元符師古曰元善也符瑞也日禪梁

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

馳騁稷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眾庶盛欲獲之收

多麋鹿之獲哉且盲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師古曰離婁古明曰者一號離朱燭照也

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

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師古曰允信也迺今日

發矇廓然已昭矣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

二千石師古曰離著也音麗時雄芳草太玄有日自守泊如也師古曰泊安靜也音步各反或嘲

雄曰玄尚白師古曰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

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師古曰綱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

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僖人之爵師古曰析亦分也僖荷負也懷人之符分人之

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師古曰青紫謂綬之色也紆繫也拖音吐質反又音徒可反今子幸得遭明盛

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師古曰同行謂同行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

曰金門金馬門也皆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也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王下談公卿目



如燿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師古曰從音于谷反顧而作太玄五千

文師古曰顧反也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師古曰扶疎分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

天大者含元氣織者入無倫師古曰織微之甚無等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纜給事

黃門師古曰纜淺也言僅得之也纜音才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拓音

託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師古曰跌足失厓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跌音徒結反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師古曰謂戰國時諸侯也離為十二

合為六七師古曰十二謂魯衛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六七者齊趙韓魏燕楚六國及秦為之也四分五剖並為戰國晉灼

曰道其分離之意四分則交五而裂如田字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

翻恣意所存師古曰言來去如鳥之飛各任所息也故士或自盛曰豪或鑿坏曰遁應劭曰自盛以

素謂范雎也鑿坏謂頹闕也魯君問顏闔賢欲以為相使君往聘因鑿後垣而亡坏壁也蘇林曰垣音陪師古曰又音音也是故嚮行巨頡亢而取

世資應劭曰行齊人也著書所言皆大事故齊人曰談天衍遊諸侯所言則以為迂闊遠於事情然終不編齊仕於齊位至卿師古曰頡亢上下不定也頡音下結反亢音胡浪反

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值世之屯難也師古曰連音管今天漢左東海右渠

搜前番禹後陶塗如淳曰小國也師古曰陶駮馬山北海上今此云後陶塗則是北東

南一尉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西北一候孟康曰敦煌玉門關候也徽曰糾墨製曰質鈇師古曰言有罪者則係於徽墨

尤惡者則斬以鈇質也徽糾墨皆繩也質鉞也鈇莖刃也音膚鉞音竹林反散曰禮樂風曰詩書師古曰風化也曠曰歲月結

曰倚廬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年也應劭曰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師古曰倚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媚柱倚音於綸反天下之士雷

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師古曰八區八方也家家自己為稷契人人自

曰為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縱鬚髮者也音山爾反五尺童子羞

比晏嬰與夷吾師古曰夷吾管仲也羞比之也以其不為王者之佐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

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厓鳥字或作鳥鳥海中其義兩通乘音食證反

昔二仁去而殷虛師古曰二仁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二老歸

而周熾伯夷太公也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五殺入而

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師古曰五殺謂百里奚也買以殺羊之皮五故稱五殺也范雎曰折摺而危穰侯

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師古曰五殺謂百里奚也買以殺羊之皮五故稱五殺也范雎曰折摺而危穰侯



晉灼曰摺蔡澤雖噤吟師古曰噤吟領頤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聖人而笑唐舉不相始先生乎澤曰吾自知富貴噤音鉅錦反吟

音魚錦反舉合韻音居御反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

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師古曰章句小儒也故世亂則

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

而相孟康曰或釋褐而傳孟康曰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為夷門卒秦伐

而相孟康曰或釋褐而傳孟康曰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為夷門卒秦伐

遇應劭曰或立談閒而封侯服虔曰或枉于乘於陋巷應劭曰齊有小臣稷桓

從者曰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主傲新或擁帚彗而先驅應劭曰

燕昭王郊迎擁彗為之先驅也師古曰彗亦以掃者也音似歲反是已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師古曰信

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罅罅收隙乖離之漸則當今縣令不

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師古曰自高言奇者見疑

行殊者得辟師古曰是已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

師古曰宛屈也固閉也擬疑也鄉使上世之士處虛今師古曰鄉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

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高得待詔下觸

聞罷師古曰報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

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師古曰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

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也攫挈者亡默默者

存師古曰攫挈妄有搏執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

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師古曰靜合惟叔惟冀守德之宅世異事變

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子廼已鳴臬而笑鳳皇

執蠖螟而嘲龜龍師古曰蠖螟蜥蜴也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

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吏跖扁鵲師古曰二人皆古之悲夫客曰然則靡

玄無所成名乎師古曰范蔡曰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

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師古曰髀骨也翁肩蹈背扶服入橐師古曰翁斂也



激印萬乘之主

如淳曰印怒也言秦安得王獨太后穰侯耳師古曰印讀曰仰

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

蘇林曰抵音紙

界開其兄弟使疏應劭曰涇陽秦昭王弟貴用事也

當也

師古曰言當其際

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鎮頤折頰涕

湮流沫

師古曰鎮曲頓也音欽

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

師古曰遇其時

天下已定

金華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

師古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掉音徒鈞反解在

適也

劉敬傳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

師古曰不拔謂其堅固不拔也中國謂京師

適也

垂典三王傳禮已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

師古曰枹音孚

解甲投戈

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師古曰得其所

甫刑靡敝秦法酷烈

師古曰靡散也音糜

聖漢權制

而蕭何造律宜也

師古曰宜合音宜

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

師古曰詩垂也

音布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

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蕭規曹隨

師古曰隨從也言蕭何始作規曹參因而從之

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礪

師古曰砥礪音氏巴獨

人名口旁堆欲墮落曰既應劭以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

為天水龍氏失之矣氏音丁禮反

日非唯其人瞻知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

乃會持之可為也

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

孟康曰秦昭王趙成王飲於此臺蘭相如前折昭王也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師古曰晉說也是也

四皓采榮於南山

謂齋望入秦秦不與趙地相如詭取其壁使人間以歸趙也史記始

皇本紀云章臺在渭南而秦趙會飲適在甌池非章臺也

師古曰榮者謂聲名也

公孫創業於金馬

孟康曰公孫弘對策金馬門

票騎發迹於祁連

師古曰霍去病也祁音止夷反

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

師古曰割損也言以肉歸遺細君是損

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呂為賦者

割其名

將曰風也

師古曰風讀曰諷下以諷刺上也

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

使人不能加也

師古曰言專為廣大之言

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

師古曰言其未篇反從之正道

帝

故觀覽之者但得浮華而無益於諷諫也

反縹縹有陵雲之志

師古曰縹音匹照反

絲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

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

師古曰髡孟音滑藉

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



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師古曰而大潭思渾天師古曰潭深也渾天參摹

而四分之蘇林曰三折而四分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晉灼曰据今據字

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

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

畫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

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顯項之歷焉極之曰三策蘇林曰三三而

列反關之曰休咎緝之曰象類晉灼曰緝雜也師播之曰人事師古曰文之

曰五行擬之曰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

不虛生為其泰曼憑而不可知張晏曰曼音滿憑音緩師古曰曼憑不分故有

首衝錯測攤瑩數文規圖告十一篇晉灼曰攤音離服度曰皆曰解剝玄

體雖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師古曰玄中之文雖有章句其音深玄文多故

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眾人之不好也雄

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所好也

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師古曰比和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閱意

眇指師古曰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師古曰旁薄

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師古曰茲年也茲年言宜費精神於此而煩學

者於彼師古曰宜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師古曰

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

深師古曰麗者也日月星辰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師古曰良實美彼豈好為艱

難哉執不得已也師古曰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虛天師古曰蚪螭

必聳身於倉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截膠

葛騰九閔師古曰葛騰也騰葛上清之氣也騰升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



六合耀八紘師古曰燭照也六合謂天地四泰山之高不嘒嘒則不能浮滄

雲而散歆烝師古曰嘒嘒高貌也浮滄盛也是已宓犧氏之

作易也師古曰宓伏縣絡天地經曰八卦文王附六爻師古曰因孔子錯其

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

不溫純深潤則不足曰揚鴻烈而章緝熙師古曰造化鴻大也蓋胥靡為

宰李奇曰造化之神宰割萬物也張晏曰胥寂寞為尸李奇曰道化大味必淡大音

必希師古曰淡謂無味也音徒濫反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師古曰叫叫遠聲是已聲之眇

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眇讀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棍亦同

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師古曰衍今夫弦者高張急徽

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師古曰徽琴徽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處追趨逐者

試為之施咸池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師古曰掄引也和應

反是故鍾期死自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眾鼓師古曰解在獲人亡則

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斲古之善塗斲者也施農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

音者之在後也應劭曰晉平公鍾工者以為為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孔

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師古曰幾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師

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曰撓世事師古曰大氏大歸也詆訾

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記麟止不

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師古曰頗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

譏言為十三卷師古曰譏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

目師古曰雄

天降生民倥侗顛蒙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師古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

序著篇之意

目

天降生民倥侗顛蒙

倥侗顛蒙



諸理師古曰訓告也 謨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師古曰周周公旦也迄至也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 終後誕章乖

離諸子圖微師古曰言其後漢末虛誕益章乖於七十弟子所謀微妙之言 謨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 動不克咸李奇曰不能皆善也 本諸身謨修身第

三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 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蘇

曰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 謨問道第四

神心宵悅經緯萬方師古曰習讀與勿心同 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謨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 遜于不虞曰保天命李奇曰當行遜順備不虞

謨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假至也 幽弘橫廣絕于邇言李奇曰理過近世人之言也 謨

寡見第七

聖人恩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羣倫經諸范師古曰經常也范法也 謨五百鄧展曰五百歲

聖人一出 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鄧展曰鼓亦動也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

師古曰哲知也 謨先知第九

仲尼已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師古曰言志業不同也參音初林反 壹槩諸聖

師古曰以聖人上八道槩不槩音上代反 謨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

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 謨淵騫第十一

君子純終領聞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 蠢廸檢押師古曰蠢動也廸道

也由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由檢押也音押 旁開聖則謨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師古曰寧安也

言大孝之在於崇嚴祖考安其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驩心 謨孝至第十三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師古曰自序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

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呂為門下史薦雄待詔

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

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閒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

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

甚眾雄復不侯呂者老以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廼如是師古曰實恬安也

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呂為經莫大於易故作

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

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州之箴也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

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師古曰放音甫在反用心於內不求於

外於時人皆習之師古曰習與忽同謂輕也唯劉歆及范滂敬焉師古曰滂音丁句反而相譚曰

為絕倫師古曰絕無類也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呂符命自立即位

之師古曰幾絕其原呂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禁復獻之師古曰蔡亦份字也音扶云反莽

誅豐父子投蔡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曰不須奏請時雄校書天祿

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師古曰與讀曰豫閒請問其故師古曰

曰使人密問之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古文之異者雄不知情師古曰不知獻符命之事也有詔

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師古曰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

今流俗本云惟寂寞自投於閣爰清爰靜作符命爰增之雄呂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著酒師古曰著讀曰嗜

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

服虔曰色音飽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

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師古曰言無奈之何吾恐後人用覆醬餽也師古曰

曰就音節小罪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

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相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

豈



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師古曰顧念也凡人賤近而

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

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且為過於五

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

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則必度越諸子矣師古曰度也諸儒或譏且為雄非聖人而作經

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無胤嗣也自雄之沒至

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西川七鳳圖氏周禮周書

漢書八十七下

揚雄傳長楊賦有二充鋌癡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臣必按字

書無充字今俗且為兗州字本作沈此充鋌合作銳鋌許慎說文

銳字注云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與

鋌字相次又案今文尚書云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銳矛屬也

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銳字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

類矣漢書相承疑誤書為兗字如淳注釋乃云充括也顏師古又

依孟康所說為箭括即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鋌小矛同可

且傷夷人乎此充字故會作銳



日... 漢書八十八... 儒林傳第五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之儒者博學... 聖所已明天道... 樂征伐自諸侯... 世知言之不用... 於是應聘諸侯... 至楚畏匡厄陳... 七十餘君... 樂正雅頌... 籍廼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

儒林傳第五十八

漢書八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之儒者博學

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

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

聖所已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

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

已聖德遭季

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自傷有德而無位故云已矣

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師古曰言文王已没矣文章之事豈不

在此乎蓋自謂也亦見論語

於是應聘諸侯已答禮行誼

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答而申明之

西入周南

至楚畏匡厄陳

師古曰匡邑名即陳留匡城縣孔子貌類陽貨陽貨嘗有怨於匡匡人見孔子以為陽貨也故圍而欲害之後得免耳厄陳謂在陳絕糧也

奸

七十餘君

師古曰奸音干

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師古曰美舜樂之至也

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師古曰自衛反魯謂哀十一年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究觀古今之篇

籍廼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師古曰言堯所行皆法天

巍巍乎



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師古曰魏魏者高貌煥明也又云周監於二世郁郁

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言周追視夏殷之制而損益之故禮文大備也郁郁文章盛貌自此以上孔子之言皆見論語於是敘書則

斷堯典師古曰謂尚書起自堯典也構樂則法韶舞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詔舞樂也

孔子歎其盡善盡美故欲用之論詩則首周南師古曰以關雎為始也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

行事繩之曰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繩謂治正之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

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屬皆

因近聖之事曰音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孔子自謙言我但述者耳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也行不違天故

唯天知我也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七人也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師古曰子張姓

顏孫澹臺子羽居楚師古曰子羽姓澹臺名滅明澹音徒其反子夏居西河師古曰子夏姓子貢終於

齊師古曰子貢姓端木名賜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

倫為王者師師古曰子方以下皆魏人也滑音于拔反釐音離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

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

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曰學顯於當世鄧展曰威宣齊二王及至

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師古曰燔焚也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傳以

為秦阮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

郎前後七百人廼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阮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廼命就

視之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上皆歷終廼無聲此則閑儒之地亦不謬矣燔音扶元反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

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而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為陳涉博士死

陳涉起匹夫歐適成曰立號師古曰歐與驅同適讀曰適不

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

何也曰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



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師古曰

曰喟然歎息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豨盧縮韓信黥亦未皇庠序之

事也師古曰皇暇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言少

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

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且官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

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

此培音陪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

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

之言延文學儒者百數而公孫弘曰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

學士靡然鄉風矣師古曰鄉讀曰鄉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曰丞相御

史言師古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曰禮風之曰樂師古曰風化也婚姻者居

室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方道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曰

為天下先師古曰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曰厲

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曰砥厲也自此以上弘所引詔文謹與太常減博士平等議師古曰減禮感也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教效也言可効道統也其勸善也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

繇內及外師古曰繇音由由從也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

禮崇化厲賢曰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師古曰風化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

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師古曰復音方曰反太

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

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師古曰悖音布內反所聞令相長丞上屬

所二千石師古曰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令縣令相侯相長縣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常

與計偕師古曰隨上計吏俱至京師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



已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已為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為郎中太常籍奏名籍而奏即有

秀才異等輒已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

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也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謂班行也

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已明布諭下已治禮掌故

已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禮義而為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請選擇其秩

比二百石已上及吏百石通一執已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左

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師古曰內地之郡郡各補

太守卒史二人也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已補中二千石屬師古曰屬蘇林

亦曹史今縣令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籍其實用也請著功令師古曰新

此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選舉令它如律令師古曰此外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已來公卿大夫士

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師古曰彬彬文章貌音斌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

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師古曰備其條賦也復音方目反

數年已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

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

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

子勿已為員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

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

師古曰商瞿姓也瞿音衢已授魯橋庇子庸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它皆類此庇音必寐反子庸授江東馯臂子

弓師古曰馯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

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

興田何已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

其地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也中讀曰仲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



為太中大夫齊卽墨成至城陽相師古曰姓卽墨名成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

夫魯周霸莒衡胡師古曰莒人姓衡名胡也臨淄主父偃皆巨易至大官要言易者

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一王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

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師古曰告令罷去寬東歸何謂門人

曰易曰東矣師古曰言丁寬行其法術以去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

舉大誼而已師古曰故謂經之旨趣也它皆類此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師古曰碭

者梁郡之縣也音唐又音宕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師古曰繇

與由同後類此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

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師古曰卒終也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

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

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迺授臨等於是

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為童也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

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也讎

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

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

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

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春秋

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曰禮經多

春秋煩雜迺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

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曰此耀之師古曰用為光榮也



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

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其偽也

曰田生絕於施讎

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

文曰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亥茲也

師古曰易明夷卦象曰內

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說耳亥茲言其根亥方滋茂也

又音皆

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

師古曰心不服

云受孟喜喜

為名之

師古曰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實授也

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何

師古曰何亦名也何音刃

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

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

沛翟牧子兄

師古曰兄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曰能心計為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

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

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為

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

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

師古曰為諸侍

中說經為教授

曰召賀賀入說上善之

師古曰說於天子之前

曰賀為郎會八月飲耐行祠

孝昭廟

師古曰行謂天子出

先毆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

師古曰挺引也劍自然刃引拔出也墜古地字

鄉乘輿車

師古曰鄉讀曰鄉

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

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

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婿此云外孫誤也

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

師古曰郎皆卑衣故章玄服以廟也

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

明而入自此始也賀曰筮有應絲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

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

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

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迺使其子

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



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

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

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喬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

曰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

校書考易說曰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唯

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氏不相與同

房曰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潛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

平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治易為郎至單父令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長於

卦筮亡章句徒曰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

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

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康曰明易為郎

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

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

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曰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

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

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

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頽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

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曰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

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曰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其意屬讀而已



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呂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

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師古曰嘉老賈誼之孫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

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已尚書為

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廼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

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

高孫地餘長賓呂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

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

受汝九卿儒者子孫已廉潔著可已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

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

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質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

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

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

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

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已傳族子始昌始昌

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師古曰簡音姦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

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

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

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已太中大夫授太子

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

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廼擢堪為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



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為博士霸呂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  
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  
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  
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快欽幼卿為文學師古曰依孔子  
目弟子顏回以下為四科也快音桂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  
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  
尤盛章為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師古曰拊音膚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

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

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為廩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

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為城陽內史倉曰謁者論

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都尉自有傳寬中有攜材巨博

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

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儔顯有

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曰變禮而當

天心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迺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公叔文子

卒衛侯加呂美謚著為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謚

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近事大司空

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册厚賜贊命之臣靡不

激揚師古曰贊佐也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語云文學

子游子夏商子夏名偃子游名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嚴與儼同眇讀曰妙入則鄉

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鄉讀曰鄉閔大也出則參冢宰之重

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詩之辭言退所食之祿而從至公之道也散

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



禮效之官言寬中學行堪為之也

卒然早終尤可悼痛師古曰卒讀曰猝

臣愚曰為宜

家臣若今諸公國官及府佐也

加其葬禮賜之令諡師古曰諡今善也曰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

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

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

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曰今文字讀之因引起其家逸書得十

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

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

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授清河胡常

少子師古曰少子小常字也

曰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

放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

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所傳

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曰為數十又采左氏傳

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

者霸曰能為百兩徵曰中書校之非是

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析故與中書霸之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

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

存之師古曰存者立其學後樊並謀反廼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

魯申公曰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

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郢即郢客也

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

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師古曰患苦也

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師古曰胥靡相

係而作役解具在楚元王傳也

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師古曰身既不

出門非受業弟子其它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與相見也

獨王命召之廼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

人申公獨曰詩經為訓故曰教亡傳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為解說之傳

疑者則闕弗傳



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曰朝諸侯不能就其事師古曰就成也廼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曰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輶傳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師古曰顧念也力行為勉力為行也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曰為太中大夫舍魯邸師古曰舍止息也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師古曰喜音許既反說讀曰悅得綰臧之過曰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師古曰讓責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

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曰百數申公卒曰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蘇林曰免中縣名也李奇曰邑名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又治禮至丞相傅子玄成曰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曰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曰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曰數諫滅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曰亡諫書式對曰臣曰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師古曰復音方曰反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曰三百五篇諫是曰亡諫書使者曰聞



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

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

自潤色之師古曰言所聞師說具盡於此若嫌簡畧更潤色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

諸博士振衣登堂頌禮甚嚴師古曰振衣謂以手內舉之令維地也振音口侯反頌讀曰容試誦說有法疑

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為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論語載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稱丘耳

蓋者發語之辭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

博士師古曰下除官之書也下音明嫁反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

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

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師古曰為魯詩者所宗師也至江公著孝經說心

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容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云驪

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曰庸用也主人禮未畢且無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木可也江翁曰經何巨言之師古曰於經何

用歸也

所有此言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也此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狗妄改之也式賦

之陽醉邊墜師古曰邊失據而倒也墜古地字邊音徒浪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師古曰讓責也

諸生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

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

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呂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

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

德亦事王式呂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

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巨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

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

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

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為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



必貫於足師古曰貫也何者上下之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今桀紂雖失道然君

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臣過曰尊天子反

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如黃生之言是高皇帝

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意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為喻也遂罷竇

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太后怒曰安得

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迺使固入圜擊箠上知太后怒而固

直言無辜迺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利兵兵刃之利者下固刺蒺正中其心蒺應手

而倒太后默然亡呂復舉後上曰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

帝初即位復曰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

餘矣公孫弘亦徵次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懼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呂言

無曲學呂阿世諸齊呂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呂邑太傅夏侯始

### 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

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臣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

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旂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

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

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

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

之師古曰貢音肥燕趙聞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曰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

傳燕趙聞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

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師古曰悍勇銳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

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曰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



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中尉自有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

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

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一郎為此頌魏威儀事有徐

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比皆謂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下皆類此

夫傳子至孫延襄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

善也襄亦已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

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桓生及單次凡二人單音善而瑕丘蕭奮已禮至

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已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

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也名通漢字子方

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

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已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

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已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

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游卿為博士

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也仁

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

氏之學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  
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  
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  
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名位成達者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  
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為符  
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  
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  
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師古曰顯與專同專門言各自名家由是公羊春秋有顏  
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呂高第人為左馮翊  
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曰不修小  
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

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  
祖竟巨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師古曰中讀為仲家世傳業中  
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雲  
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力官至齊郡  
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師古曰泠音零淄川任公公  
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  
眭孟至御史大夫疎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  
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路為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師古曰姓堂谿也惠授泰山  
冥都師古曰冥音莫零反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  
之學路授孫寶為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為郡守

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徒自有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

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師古曰屬音之

欲反兩古訥字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

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輯合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

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

師古曰浸漸也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

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等窮屈也故好學者頗復受穀

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各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

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問衛太子好穀梁春秋曰問丞

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

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

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

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召千秋為郎中

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惲蓋寬饒傳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

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曰故諫大夫通達待

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以

府之屬官也本名居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

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

同異各已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師古曰輓

音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

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

詔遣監議者也內外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已經誼

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



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呂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呂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太常

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

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呂外

屬內卿如淳曰即成太后親也內卿光祿勳治宮中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二人皆侍中歆

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呂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

孔光為言左氏呂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

常博士詔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

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

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

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

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

士子長卿為蕩陰令師古曰蕩陰河內之縣也蕩音湯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也禹與

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言稱說

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

更始師古曰禹先授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

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呂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

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呂官祿訖於元

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師古曰寔漸也蕃多也滋益也一經說至百餘萬

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初書唯

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  
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曰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  
在其中矣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儒林傳第五十八

漢書卷八十八

漢書八十八

循吏傳第五十九

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

漢書八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

曰寬厚清靜為天下帥師古曰帥導也民作畫一之歌師古曰謂歌言蕭何為法諸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

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殖

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

之屬皆謹身帥先居曰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

四夷內改法度師古曰攬御也民用彫敝姦軌不禁師古曰不可禁時少能曰化治稱

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

於世務明習文法曰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

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

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師古曰鄉讀曰



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權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

繇大陋而登至尊師古曰大古側字大陋言非正統而此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

里巷而即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

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

繇退而考察所行言質其言師古曰實正也實不相應必知其所言然

常稱曰庶民所已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

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言為太守吏

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端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

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言重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

公卿缺則選諸所表言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言謂增秩賜金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

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

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師古曰抵至也音丁禮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

等師古曰召讀曰邵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

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言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

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古曰辟讀曰僻文翁欲誘進之乃

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師古曰飭與敕同遣詣

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皮買刀布蜀物齎計吏言

遺博士如淳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馬形於刀也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

皆成就還歸文翁言為右職師古曰郡中高職也用大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

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招同縣子弟言為學官弟子

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坐音財臥反每出行

師古曰下縣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為除更繇師古曰不令從役也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僛高者言補郡縣吏次為孝



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曰多也飭使傳教令出入

閭閻師古曰閭閻內中小門也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

出錢百求之繇是大化師古曰繇讀曰由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

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

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師古曰

曰文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內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

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已化天下今膠

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招懷自外也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

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曰政

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曰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

### 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工雅反曰豪桀役使徙雲陵師古曰身為豪桀而

侍郎謁者孟康曰賞官主賞賜之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因入錢而見賞以官坐同產有罪劾免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後復

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它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馮翊

曰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師古曰輕其為人也右職高職也使領郡錢穀計師古曰計謂出入之數也簿

書正曰廉稱師古曰言無所侵隱故簿書皆正不虛謬也察補河東均輸長師古曰以廉見察而遷補復察廉

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師古曰內敏言心思捷疾也又習文法然溫良有

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

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

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曰刑罰痛繩羣下

繇是俗吏上嚴酷曰為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



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曰為廷尉正數決

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中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師古曰大議總會也此

廷中謂朝廷之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

下廷尉師古曰勝及霸俱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論冬師古曰論與論同

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

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

御史其曰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

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曰章有德時上

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百姓皆知也太守霸為選擇良吏

分部宣布詔令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

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曰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

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然霸精力能推

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

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它陰伏曰相參考嘗欲有所

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師古曰屬屬也周密不泄也屬音之欲反吏出不敢舍郵

亭師古曰舍止也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師古曰攫搏持之也攫音攫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

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

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曰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

鰥寡孤獨有死無曰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師古曰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音昌汝反

某所大木可曰為棺某亭猪子可曰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

如此師古曰識記也音式二反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

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務在成

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為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聾如淳曰許將丞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

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



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

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奔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

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曰外

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

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呂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

滿為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効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呂八百石居治

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

天子呂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

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下亦同孝子弟貞婦順孫自呂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

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

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已解於上其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

呂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

代邴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

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

敞舍鵓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鵓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鵓音芬字或作馮此通用耳鵓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鵓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飭武臣首霸曰為神雀議欲呂聞敞奏霸

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

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

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舉而不知

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

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鵓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

呂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鵓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

奏師古曰圖謀也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呂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皇天報



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  
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  
張湯懷詐阿意臣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  
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  
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  
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師古曰舍廢也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離薄樸大質也割之散也並行偽貌有名臣上命具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師古曰解讀曰懈假令京師先行  
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臣偽先天下固  
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漢家承  
敝通變造起律令所已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  
明飭長吏守丞師古曰勸讀與勸同次下類此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  
吏務得其人郡事皆已義法令檢式師古曰檢局也音居檢反毋得擅為條教敢挾

詐偽已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已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

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已外屬

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

矣丞相兼之所已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師古曰如若也左右

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

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

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

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

民吏已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二年薨諡曰定侯霸死後樂陵

侯高竟為大司馬師古曰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太尉適事宜也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

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迺絕子孫為吏二

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師古曰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



出師古曰同乘車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

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

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呂愛利

為行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

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呂治行

第一人為大司農為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呂私天

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

廣延茂士師古曰茂善也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

呂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司農上百穀故云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

肉師古曰穰歲豐穰之歲穰音讓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蘇林

曰魏無知也韋昭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倩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而韋氏便以為無知之字非也譬猶謂汲黯為汲直黯豈字直乎且次下句云賴蕭公而後信亦非何之字也

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為君上所信任也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

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能自達也邑感

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呂共

九族鄉黨師古曰共讀曰供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

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師古曰餽與饋同可

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師古曰離亦遭其賜邑子黃金百斤呂奉

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

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

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呂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

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



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師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也易蹇卦曰王臣蹇蹇面刺王

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愧字媿辱也及國中皆畏憚焉師古

曰王及國人皆憚之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

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

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閒讀曰閑辟音闕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曰為無

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儼於桀

紂也師古曰儼比也得曰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師古曰說讀曰悅唯得所

言曰至於是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

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

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

數日王皆去逐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曰問遂遂曰為有大

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

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

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食作樂

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為諄道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古制寬大臣

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

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曰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

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曰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

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竝起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二千石

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曰為渤海太守時

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

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曰息其盜賊曰稱朕意遂對曰海

瀕遐遠不霑聖化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官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

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潢水曰潢曰黃今欲使臣勝



之邪將安之也

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也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

上聞遂對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答曰選

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

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臣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

兵已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

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

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遂廼開倉廩假貧民

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已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

本籩五十本葱一畦韭

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

不趨田畝

師古曰趨讀曰趣趨趨也

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淺艾勞來循行郡中皆

有畜積

師古曰淺艾也艾雞頭也勞來勸勉也畜積皆曰蓄艾音儉勞音虛到反來音虛代反

吏民皆富貴獄訟止息數年

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已為王生素者酒亡節度不

可使

師古曰者讀曰嗜

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

師古曰日日恒飲酒也

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

問其故

師古曰還回也

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已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

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已治

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已遂年老不

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已褒顯遂云水衡典

上林禁苑共張宮館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知亮反下亦同

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

之已官壽卒

師古曰以壽終而卒於官也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師古曰召讀曰劬召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

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

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

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

師古曰言休息之時皆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開通溝瀆起水門

提闕凡數十處師古曰闕所以壅水音一曷反召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

其利畜積有餘師古曰畜讀曰蓄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刻石立於

田畔召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

好游敖不召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召視好惡師古曰視讀曰

示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

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

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

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

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

減過泰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召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如音人廡反廡音舞晝夜

難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難古然字蘊火蓄也火蘊音於云反信臣召為此皆不時之物有

傷於人不宜召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

曰素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老召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

者師古曰百辟百官蜀郡召文翁九江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

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酷吏傳第六十

漢書九十

正議大夫

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

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曰禮有

恥且格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思苟免不恥於惡化以德禮

格至也謂御以政刑則人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

曰有德下德不失德是曰

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

自然是以爲德下德務於修建更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也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

清濁之原也

師古曰言爲治之

亦須

昔天下之罔嘗密矣

師古曰謂秦時然不軌

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

於不振

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喪敗不可振救也

當是之時

吏治若救火揚沸

師古曰言迫故不除則其

志也本

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

乎

師古曰惡讀曰烏鳥於何也媮苟且也

溺於職矣

師古曰溺謂沈滯而不舉也

故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

師古曰論語凡入耳然而

輒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獄訟猶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

下士聞道大笑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

非虛

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珉而爲樸

道玄深非其所及故發笑也

及行月

五

孟康



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以爲而務敦厚也 號爲罔漏吞舟之魚

師古曰言其疏也 而吏治業

師古曰言其疏也

蒸不至於姦

師古曰蒸蒸純壹之貌也

黎民

師古曰黎衆也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

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

高后時酷吏獨

有侯封刻轅宗室侵辱功臣

師古曰轅謂廢踐也音來的反

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

師古曰除也

孝景時鼂錯曰刻深頗用術輔其

資

師古曰資材也 而七國之亂發怒

於錯錯卒被戮

師古曰卒終也 其後有郅都甯成

之倫

師古曰郅音之日反

郅都河東太陽人也呂郎爭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

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

姬在廁

師古曰賈姬卽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清王勝者

野彘入廁上

目都師古曰動目以使也 都不行上欲

曰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

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

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

南瞞氏宗人三百餘家豪

猾應劭曰瞞音馬瞞服之瞞師古曰音開

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不弄都爲濟南守至則誅

瞞氏首惡餘皆股栗

師古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

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

守畏都如大府

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

都爲人勇

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

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

居也

師古曰居怠傲讀與偕同

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

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

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師古曰言其鷙擊之甚

王徵詣中尉府對簿

師古曰簿文書也

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

師古曰簿者獄辭之目步戶反

與臨江王旣得爲書謝上因

曰殺竇太后聞之怒呂危法中都

師古曰謂搆成

其罪也中音竹仲反次下亦同

都免歸家景帝使使卽拜都爲鷹門太守師古曰就家拜便道

之官

師古曰不令致闕陳謝也

得呂便宜從言爭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竟

都死不近鷹門匈奴至爲

兩人象都

師古曰以木爲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

令騎馳射莫能







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然文深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呂居大府

武帝時禹呂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呂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呂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裾師古曰裾亦傲

也讀與侶同為吏呂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師古曰造音干到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

案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呂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

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峻禹禹呂老徒為燕相數歲諄亂有罪免歸師古曰恃威也言其心豈意昏惑也詩音布內反後十餘年呂壽卒于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師古曰剽劫也音頓妙反縱有姊呂醫幸王太后師古曰武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

行不可太后廼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孟康曰姁縱姊名也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温籍服虔曰敢行暴害之政師古曰少温籍言無所舍容也温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縣無逋事師古曰逋

亡也負也音必胡反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呂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上呂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呂

勇悍從軍師古曰悍音胡旦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呂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

肆郡國出入關者李太曰肆闕也師古曰肆音戈二反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心甯成之怒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呂喻也直讀曰值一曰直當

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曰平氏杜

衍二縣名也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

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

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壹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

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郡中

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今畏是時趙禹張

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呂鷹擊毛摯為治師古曰言

擊奮毛羽洗取飛鳥也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古曰民為姦京師尤甚廼呂縱為

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呂氣陵之

師古曰言溫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

晉灼曰取音趣直指始出矣吏之治呂斬殺縛束為務閭奉呂惡用矣師古曰

嚴惡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尚急刻也縱廉其治效到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師古曰已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甘泉卒讀曰粹道不治上怒曰縱呂我為不行此道乎銜

之師古曰銜舍也苞舍在心以為過也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呂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

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呂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

詔書沮已成之事也師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閣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已而試縣亭長

師古曰試補也數廢數為吏呂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

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

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也皆把其陰重罪師古曰把音布馬反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快其

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即有

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同音胡內反呂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

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

豪姦之家及往呂九月至今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



安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

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師古曰以臧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

其主也官或還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

流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曰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

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

吾事矣師古曰立主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云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曰為能

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猜疑

也取吏好猜疑作既害者任用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揚贛成信等師古曰此皆猜疑者義縱為內

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温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

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它昏昏不辯師古

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俗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

盡復為用吏苛祭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師古曰鉅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也置

伯落長曰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温舒多諂善事有執者

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

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舞文巧請下戶之猾曰動大豪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

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請謂奏請其口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師古曰大氏大歸也靡碎

也氏音丁禮反靡音武皮反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於是中尉

部中中猾曰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曰權貴

富師古曰為權貴之不所縱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音竹仲反坐

曰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末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

數萬人作師古曰復校脫漏未為卒者也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

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

發孟康曰發兵伐大宛詔徵家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負騎

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師古曰負騎騎之有正負也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



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

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温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温舒死家索千金師古曰索古累字

尹齊東郡荏平人也師古曰荏音仕疑反吕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

稱吕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

上吕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豪

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獨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吕故事多廢抵罪

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吕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河南

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吕敢擊行師古曰果

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師古曰代謂於恃也吕書敕責之曰將

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陜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師古曰騫與擊

同騫拔取之烏足吕驕人哉師古曰烏於何也前破番禺捕降者吕為虜掘死人吕

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玄孫也吕嘉其相也將

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吕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建德得以東越為援也

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

傳行塞師古曰傳張繼反行音下更反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

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

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

失期內顧吕道惡為解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

自解說也若今言分疏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

百孟康曰僕嘗為將請官蜀刀詔問賈答言比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讀曰價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于君是五

過也師古曰干犯也受詔不至蘭池宮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頃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明日又不對假

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吕在外江海

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吕掩過不僕惶恐對曰



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  
為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死

咸宜楊人也師古曰咸音減省之減楊河東之邑呂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

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充使而於河東買馬也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廢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

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呂微文深詆殺者甚眾師古曰詆誣也稱

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古曰幾首鉅依反王溫舒

為中尉而宜為左內史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細雜也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

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呂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

切為小治辯然獨宣呂小至大能自行之難呂為經師古曰經常也不可為常法也中

廢為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師古曰

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

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滋亦益也南

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皆姓也楚有段中杜少師古曰中讀曰仲齊有徐勃燕趙之間

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

督之師古曰出為使者督察也猶弗能禁師古曰禁音居禽反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

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呂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

部或至萬餘級及呂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

迺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散卒死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

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滅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定曰羣盜起不發覺

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為率也二千石呂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

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



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  
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反

故盜賊寔多

師古曰寔寔也

上下相為匿呂避文法

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

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

呂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

都尉呂殺伐為治郡國盜賊竝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

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

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雷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

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

師古曰陳雷圍縣

圍使小史

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廢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

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轅陽侯

師古曰轅音遠

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

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

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入貴汝謂賜之爵也

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

師古曰遺音七季反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呂廣明連禽大姦徵入

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

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

蔡義為御史大夫呂前為馮翊與議定策

師古曰與讀曰豫

封昌水侯歲餘

呂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

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

服虔曰質所期也

引軍空還下太僕杜

延年簿責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

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亦敢誅

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

師古曰陽陵縣其地後為陽陵縣

延年呂材略給

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

等呂為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呂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

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

劔廷叱羣臣

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

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



呂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呂數千萬陰積

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

舉起師古曰方上謂壙中也昭帝舉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

器物冀其疾用欲呂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為請没入縣官奏可

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

餽師古曰一乘為一兩餽謂賃之與願直也音子就反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

詐增餽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

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

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也音丁禮反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

曰延年嘗給事莫府又為大將軍長史故云然也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今有司窮治盡其理御

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呂功覆過當廢昌邑王

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

與之也乞音氣願呂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

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

理也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

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齊舍師古曰齊舍讀曰齋偏

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音灼曰使者至司農

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勿謂斷頸也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

相府歸為郡吏呂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

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

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

屬車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



延年何已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

延年闕內罪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以宮門禁止不得入延年亡命

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已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

復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効霍光擅廢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

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

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比頻也涿人畢

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法而後亂也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為號者自

郡吏已下皆畏避之莫敢與語師古曰語逆也音悟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

大家賓客放為盜賊師古曰放縱也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浸漸也

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

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心內懼即為兩劾

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

將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即收送獄夜入晨

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師古曰在高氏前死吏皆股弁師古曰股弁弁介謂撫手也更遣吏

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

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斂也屏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

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已出之其豪桀

侵小民者已文內之師古曰飾文而人之為罪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

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

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憚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

事師古曰憚勁也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

如骨肉皆親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出身不顧已足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

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王簿親

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府上師古曰



集郡府 而論殺 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令行禁止郡中正

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

延年用刑刻急廼呂書論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

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弊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也咽音一千反

秀甚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秀穢穀所生也苗粟苗也秀音誘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

霸在潁川呂寬怒為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師古曰婁古婁字鳳皇下上賢

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邠為守褒

賞反在已前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

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

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

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也壽昌安得權此以為權乎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

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也滅在符節臺欲有所拜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延年疑少府

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呂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

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師古曰與丞言云爾又延年察獄

史廉有臧不入身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臧不入身也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

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已濫被貶秩後人寧敢復舉人乎丞義年老頗悖師古曰心

音希素與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

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

長安師古曰取休假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呂明不欺

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呂結延年師古曰結正其罪也坐怨望非謗政治

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到

雒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師古曰至都

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



延年師古曰數音所具反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呂全安愚

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欲呂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

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

之盈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不自謂如此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師古曰旦待其喪至也遂去歸

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解其賢

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師古曰一門之中五二千

石故總云萬石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呂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才粟邑

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為頻陽令坐殘賊免後呂御史舉

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急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

俠臧匿亡命鄧展曰紅陽姓長仲字也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長姓仲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王立之

子兄弟長少者也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

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

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賕賂報仇讎也相與探丸為彈

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

喪師古曰其黨與有為吏及它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

絕師古曰枹擊鼓也也音乎其字從木賞呂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

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今辟甌軌也郭謂四周之內

也致讀如本字又音綴今音零僻音避歷反呂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

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為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

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

記之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

分行收捕皆劾呂為通行飲食羣盜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飲賞親閱見十置一



師古曰其餘盡呂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呂大石數日壹發視皆

相枕藉死便與出廕寺門相東如淳曰廕埋也舊亭傳於四角而百步築土四方

曰相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相陳宋之俗言相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

木百日後廼令死者家各目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獻欷長

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相東少年場師古曰安猶焉也死謂尸也生時諒不謹枯

骨後何葬師古曰諒信也葬字合韻音子郎反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恨本也宿久舊也或故吏善家

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師古曰財與纒同皆貫其罪師古曰貫緩也詭

令立功呂自贖師古曰詭自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

者姦惡甚於凡吏師古曰考讀曰嗜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

歸其處不敢闖長安江湖中多盜賊呂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

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呂賞為右輔都尉遷執

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

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

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賞四

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郅都呂下皆呂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

呂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決觀人主顏色而

上下也其義兩通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法守正師古曰据音據杜周從諛呂

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業師古曰叢謂眾也滯呂耗廢師古曰滯漸也耗亂也音莫報反九

卿奉職救過不給師古曰給供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呂至哀平酷吏

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呂為儀表師古曰謂有儀形可

表明者其汙者方略教道言切禁姦師古曰汙濁也道讀曰導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

其位矣師古曰稱音尺孕反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船吏傳第六十

豐川中鳳章  
氏雷印南甫

漢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船, 吏, 傳, 第六十, 漢書, and various names and titles.]*



